从行文风格上来说，本书与《二十世纪思想史》有颇多相似之处，在基本按照时间顺序的前提下，每一节围绕着一个大致的主题来写作。但雅克·巴尔赞的思绪显然要比彼得·沃森更为发散，可以因为话题上的相关性，一下子跳转数百年的时光，来探讨另一时代的人物与思想。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，这是个多么有挑战性的题目，本书的篇幅与《二十世纪思想史》相当，当时间地跨度上却是后者的五倍。当然，雅克·巴尔赞的关注点也不可能像彼得·沃森那样面面俱到，而彼得·沃森在记录二十世纪的思想时本来也有许多的省略。这或许就是为何巴尔赞在自己85岁之际才开始写这样一本文化史的巨著。

这五百年来实在是发生了太多的事情，即使单是文化史领域（严格的划分也是做不到的），也不可能在这么“短”的篇幅内书写下来。作者在许多时候的行文非常巧妙，有时选择一个特定的地区出发，来对某个时代的横截面进行一次观察，有时专注于那些作者感兴趣的人物为主角（不少是那些在文化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但却不太被大众所认识的人），有意对剩下的人做出适当的处理。作者最后的总结部分仍旧是一未完待续的篇章。

写到这里，仍写不出什么有创意性的思考，既是由于如此漫长庞杂的文化实在是千头万绪，也是由于笔者还未来得及对此有充分的沉淀。这例证了，对于文化来说，急躁与粗糙往往无法产生好的结果。越是在面临至美，越是难以下笔，这可以算是一种并不十分恰当的自我开脱吧。

虽然如此，笔者在最后还是想简单谈谈关于“衰落”的话题。本书的副标题为“从黎明到衰落”，作者写道，西方文化在现代衰落的原因之一，是因为在过去的五百年间，各种可能已被探索，后人的创新无从发挥。关键的问题是，是否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（大概是说，在电气或原子能时代），所有的可能都被探索，或者说，所有有价值的可能都被探索了吗。即使现在被称为多元化的时代，其实，仍旧是以西方文明为主体，其他的不过是“异域情调”的装饰罢了，在根本性的原则上无法替代西方的文化。西方文化在现代的高度发展，造成的是西方文化语境下的文化的式微。如果发生从古罗马的“古典”时代跨越至“现代”式的发展，依目前的情形来看，几乎唯一可能的振兴人类的现代文化的可能，就是一种同等量级的非西方主体的文化出现。